



唐撫言卷第九

防慎不至

周後人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宰字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誑已中心銜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鄙惡札可以佐弟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為札三兩紙而授之峴鬱悒而已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年方云是癸未垂成而敗先

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落吳云廣記錄作擊泥下有土字擊

翻硯瓦汗試紙珣以中表重地祇薦珣一人主事不獲

已須應之珣既臨曙更請叩副試吳云叩廣主司不諾

遂罷

方云按上主事或亦當作主司為是

李廷璧乾符中試夜於鋪內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擬惡名

華京吳云日知錄引通鑑作建州人也極有賦名白遊葉京見進士注廣記同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沉弃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高州

方云廣記作商州當從之

劉舍人蛇之子也嗣為文亦

不惡乾寧中寒栖京師偶與一醫工為隣纂待之甚至

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即上樞吳開府門徒嗣薛王為大京兆醫工因為知柔診脉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人未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吳云一本知其由自是纂落教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

裴筠婚蕭楚公女

方云蕭名遠字得聖蘭陵人封楚國公

言定吳云言定廣記作問

名便擢進士

吳云廣記下有弟字

羅隱以一絕刺之畧曰細看

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吳云廣記作姮娥

楊篆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方云鄰淮南幕因遊江

失水足墜水待

方云待當作特

遣人歸宅取衣久而不至

吳云刻本

之下有公聞之命以衣授篆少頃衣至甚華靡問之乃
護戎所賜原注云時中貴李全華監揚州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
為同列諧改授駕部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方云名濬之南遷歸闕途次連
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
第詩人章碣方云孝標子登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
修珠翠上高臺眉目吳云目刻本作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
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馬少為律賦詞格
固尋常咸康末方云唐無咸康年號康當作通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

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贊謁之沆一見甚慰意
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衆
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
延之上席未幾沆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超超
沆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往呼為乞索兒沆待之如
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等吳云等刻告沆
名隱微辯吳云刻本誤作微辯隱以實對沆又吳云又字資以財
帛左右尤不測也沆至吳云沆至刻商顏詔沆知貢舉
時在京骨肉間沆携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
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
隱者三四矍然頓氣而言曰鄭隱在沆不與了却更有

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闕外名足不跡
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上遇闕譙策蹇出京槃桓淮
浙間中和末鄭績鎮南海辟為從事諸同舍皆以無素
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
不得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為宰君所禮會續欲
貢士以幕內無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之久仇
之必矣遂於餞送筵置鴆隱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方云博陵人為楊崖州方云南鳳翔人炎所知欲奏補闕

懇曰願進士吳云廣記願下有舉字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呈試

吳云刻本先求題目為地吳云地刻本崔教知之旭日都

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教請退主司於

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吳云廣記引國史補白雲上有若出二字賦作

題於簾中作為其所中愕下有然字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方云字公範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

上著莎衣蔡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

李少卿又曰操空券冒白刃聞者靡不胆寒髮豎永為

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

三百年来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

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愧彼為裘之義

覩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券冒刃危在彼矣是

知瓜李之嫌，意以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握苗之戒，難忘名既靡揚，得之不求。方云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為也。許蔡二公，本云公刻所取者道也，非為名也。莎錦之譬，詭浪而已。

勅賜及第

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方云韋保衡字蘊用京兆人咸通十一年庚寅四月以兵部侍郎拜相，十應舉不得特勅賜及第。方云保乂四年癸巳九月見舊書比云勅賜及第亦見史之畧也。擢入內庭。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勅賜及第。方云鄴賜進士第中外賀絨極衆唯鄆州新書本傳載之

李尚書種方云考新書方鎮表鄆濮一章最著乃福建

韋尚書岫之詞也。于是方云是韋佐鄆幕畧曰用勅代榜由官入名仰温樹之煙何人折桂沂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為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憐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蘓蕙給事刺劍

州昇為軍倖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勅賜緋蕙入內

蕙入內廣記韋中令方云名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

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勅復前官并服色

議者榮之。方云盧氏雜說杜昇自拾遺時緋著緋進士

秦韜玉方云字仲出入大閹田令攷方云字仲之門車

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驤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勅

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致書謝新人呼同年畧

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方云文闈統義作門闈紀事同教仗墻邊幸同

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籍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

恩賜及第後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方云

二年乙卯宰臣與學士亦不及隨駕吳云刻本無亦字知柔以

京尹判驤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荅吳云切廣

勤作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歲吳云歲

載出拜京尹又吳云又廣左常侍大理卿為本寺人吏

吳云本寺人吏廣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峯方云乾寧三年丙辰七月殷文圭者

方云池州人居携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

公原注云行密鎮維揚奄有宣浙揚汴榛梗久

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為

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乃

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飾非遍投啟事於公卿間畧曰於

羗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鷓避風不望洪鐘之樂既擢

第由宋汴馳過俄為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

已不及矣自是吳云刻本自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

文主為證白馬之誅靡不由此也方云哀帝紀天祐二

樞獨孤損崔遠陸展王溥趙崇王贊等各賜自盡時樞

等又人至滑州皆併命於白馬驛朱全忠令投屍於河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嵩容管經畧有文稱澤乾寧中

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方云名即澤之同年丈人

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方云紀事無四十九年

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鬢鬣

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原注云時

特權即承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

假廣南幕職入貢勅賜及第

惡得及第

于梳舊名韜玉長興相國方云名兄子貴主視之如己子

方云琮字禮用尚廣德公王咸通中同平章事莫不委

之家政往々與於關節由是眾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

郎勝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為設庭燎仍為宴具以

候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

興西門既而將入方云入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

郎君未及第原注云胡諸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

於川中及第依栖田令孜矣或曰梳及第非令孜力後

依其門耳

高錯侍郎方云字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方云仇士

循州興關節取狀頭錯庭謹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

打脊吳云脊廣取狀頭明年錯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

謙自懷士良一絨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
錯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不得已遂接之書中
與思謙求魏綦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
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
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畧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
是思謙詞貌吳云詞貌廣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
禮之矣吳云廣記禮作

黃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方

正郎下當李瑞吳云刻本誤作李瑞蓋端舉大歷中

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佐俱為孔

魯公所嫌文德中方云文德僖宗弟與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 今記得者八人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繕改名絢閩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玘 劉業 唐珣 吳商叟原注云已上四人未知其詳○吳云詳一本作來

秦韜玉京兆人父為左軍將軍吳云刻本韜玉有詞藻

亦工長短歌有貴公子行曰階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

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樵線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

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鬥雞走狗家世事抱來皆

佩黃金魚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然慕柏

耆為人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為田令孜擢用未暮歲官

至丞郎判錢益鐵特賜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許人與丞相于都尉向為覲席之交及
琮居重地復縮財賦薰不能避譏嫌而樂為半夜客咸
通十三年方云是年壬辰趙厲主文斷意方云新意上為薰致
高等薦甚撓沮而拒之無名會列聖忌辰宰執以下于
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
若蜂蝶其上題云吳云云一本作曰一新及第進士郭薰公卿覽
之相顧輟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
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然皆有文字蓋
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
與夫乃不能糾別淑慝有之矣語其虵豕之心者豈其

然乎

四凶 今所記者三

吳云相公廣記作公相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注
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
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
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
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隸名于吳
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吳云廣記作而黃衣
屢奔吳云奔廣上小不憚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
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
論自吳云自一誤引涅槃經疏吳云廣記疏磻叟應聲

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
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墜
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
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
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效
耳于是中旨授至德縣令吳云廣記至德
上有池州二字磻叟莅事未
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吳云通義劉公引
廣記作劉瞻
為羽翼非時台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
復曰臣請破邊城家吳云家上廣
記有一字可以贍軍一二年上
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方云巖字魯瞻
平冠氏人也既而
大為巖恚怒翌日勅以磻叟誣罔上聽吳云許斥
廣記作詆

許大臣除名為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輒不敢吳云
廣記
無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
造塹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為鄧州司
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方云巨容徐州
人為州大將起徐將
得襄陽不能吳云能下廣
記有知字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
叟沿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
及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
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為隄防吳云廣記為
下有之字既而
為卒伍所陵全家泝漢至賈壘後門吳云後門下廣
記有殺之二字三
十餘口無噍吳云噍廣
記作餘類矣
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陵轍同道

詆訐公卿不耻于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

試明庭稠人廣眾罕有與之談者吳云廣記談上有立字居守劉

公方云劉名允章字蘊中主文歲惠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

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擬凶譽子振非不自

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博士三年方云乾符三年丙申釋奠

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禮焉吳云禮刻本作聽時子

振講禮記陸鸞講周易

李沼者封州吳云當從刻本作封川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

之女也大順中邠州節度使尚父王行瑜方云新書行瑜邠州人也

光啟二年授邠州節度使以功累加至中書令景福中

通朝廷加尚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但加號尚父

乾寧二年十一月為部下所殺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治樂遊行瑜之

門行瑜呼沼李郎方云一本治下有為字會與計借僕馬生之

具皆行瑜所致沼負方云負當作資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觀諷

天子誅大臣播紳間重足一跡沼出入行瑜之門頗有

得色及行瑜敗方云按昭宗乾寧二年乙亥詔捕沼止

命秦隴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于賤工器之陋也偉

才任于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修業苟昧

乎識未有一其行藏者也矧乃時之不来命或多蹇善

惡蔽于反己得失倖于尤人豈不驟達終危雖榮實辱

非夫克明燥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

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揚子雲曰治亦

鳳也方云揚子法言問明篇或問君子在治日若鳳在亂日若鳳或人不喻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唐撫言卷第九

唐撫言卷第十

周後人翊聖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方云是年戊申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方云按舊書裴休字

公美河內濟源人也長慶中從鄉賦登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不言太和二年登制科恐史誤也休於會昌

六年八月同平章事。又按新舊書俱作二十二人時劉蕡方云蕡字去對策萬

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歛衽然亦

吳云亦廣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邵方云新

作李邵按邵字子元歷賀州刺史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

失疏奏留中蕡暮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試官

不之信逼請所試吳云試廣疑以寔告既而比之諸公
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
曰白頭花鈿滿面吳云白頭刻本及漁洋香祖筆記兩
引俱作白頭。方云白頭疑作四頭
四頭深目謂齊無蓋臣
女鍾離春也見列女傳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
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
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于天下也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
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吳云裕
當作譽於千載者蓋得之矣
比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鳳髓
不登于俎者其唯蔣君乎

海叙不遇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韵撫膺曰宋
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
五坦率否或吳云刻本或
下有曰字有客譏宋濟曰白袍吳云刻
本白袍
下有何紛：答曰為朱袍紫袍紛：耳

張倬者東之之孫也吳云封氏聞見記作張緝
云漢陽王東之曾孫也嘗舉進

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原注云固言。方云固言字仲樞趙
郡人大和八年出為華州刺史九年

平章事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方云譬紀
事作正如閑者華

山來

劉魯風

方云紀事云魯風張又新客也又新水江西校

謂所知頗為典

吳云阻刻因賦一絕曰萬卷書

生

吳云書生海錄劉魯風煙波千里詩話作萬里唐

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容

吳云韓知容事作報知碎名紙毛生吳云碎

毛不為通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

沈嵩紀事作沈山松隱批一絕于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

流雷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莊布謁皮日休

方云按北夢瑣言日休先字逸少後字

蘓州興陸龜蒙為文友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于世

溫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啟中及第尋為山南從事詞人

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畧曰蛾眉先妣明妃

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盧注吳云注一門族甲於天下因字紀事因下有宦字

家于荆南之塔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常

嘗賦一絕頗為前達所推曰惆悵興亡繫方云繫紀綺

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個西施已方

已紀事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序

曰二子逆旅相遇貫酒于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

吳云有刻有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

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悅仰旋轉所向者舉杯

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

胡也作酒胡歌以謂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擊出酒胡
當玉盤、中餽既不自定四座親方云親誤作清賓注意者
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方云兩以字均作亦徇俗方云俗紀
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
耕亦不飢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
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苦
吳云苦刻本作若多端翠帽珠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
伶平生為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
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羅隱梁開平中

方云開平梁太祖累徵夕郎不起羅

方云按北夢瑣言袁成都以小天倖大秋姚公使兩浙

袁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護書雖盛一名休

袁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鎖拜近
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
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
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鶴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
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
方欲就貢或訪于定、諶曰十三郎儀表堂、好箇軍
將何須以科第為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
長晚年喪志故意杯酒景福二年方云是下第遊京西
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血淚洒塵襟事逐

東流渭水深愁方云愁紀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

初沉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

前去滿城煙樹喚吳云喚刻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

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澥者四門方云名詹之孫也薄有吳云有廣詞賦出入

場中僅二十年韋中令方云即在閣下澥即行卷及門

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吊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

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

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

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譙於府幕

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吳云廣而卒巨容因

籍澥答書既吳云廣既字紀事同呈於公覽之憮然因曰十

年不見灼吳云灼然不錯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

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

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吳云按晁公武讀書志云得

士不第嘗自述云外族帝皇是中朝親故稀句與此可以互參既終詩人爭為詩以吊

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詩曰忍苦為詩身到此方云全

名為愛詩冰魂雪魄已難招方云全唐詩話作直教桂

子落墳上方云直生得一枝冤始銷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西川方云全唐詩慕賈浪仙為

詩方云按新書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死本

第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為終南山詩二十韵句有
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日斲竹煙嵐凍偷湫雨雹
腥遠平雙鳳闕吳云雙鳳刻本作丹鳳。方云全唐詩
話及紀事皆作丹鳳以丹對下句五侯
為對也蓋借音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云
馬飢食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
書方云問全唐詩話
及紀事皆作閣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
鵬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
閑倚凌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復曰藥杵聲中擣
殘夢茶鐺影裡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云吳云日東一
本作日本。
方云全唐詩
話作東南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方云島嶼二句
乃送僧遊南海
者此云歸
日東非是時人但謂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

華深之知之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方云無八字紀事

韵著稱遊及頗攻駮雅嘗以百篇示洞：曰大兄所示

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

引麋子華不怨所鄙而喜吳云喜下刻
本有其字所許洞三勝裴

公第二勝策夜簾獻曰方云裴公贊也按統籤引北夢
瑣言作簾前獻詩全唐詩話及

紀事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

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方云之全唐詩話作
所無也字紀事同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數李長吉方云賀為短歌
名賀

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

養日烏手授六十甲子方云甲子上一
本有花字循環落：如弄珠

長繩繫日未是疑有翁臨鏡捋白鬚飢魂吊骨吟古書

方云骨紀 馮唐八十無高車人生瘡在須臾方云瘡紀

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為娛勸君日飲一瓢方

日紀事 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

桂父豈勝我吳云勝刻 醉裏走龍多上升吳云走刻本

紀事 曾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工方

工紀事 輕巧詞多不載

崔櫓方云櫓或作魯 慕杜紫微為詩而櫓才情麗方云

無而字 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物吳云物字

如梅花詩曰吳云刻本 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

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吳云已入 未落先愁玉

笛吹山鵲詩曰方云山鵲 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

吳云孫下廣記有也字

林巒放鶴天吳云林統 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

日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吳云盛海錄

頗形迹復能為應用四六之文詞亦深侷章句

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為長短歌尤能埋沒意

緒竟不知其所終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州聰悟絕倫弱冠博通

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放遊江

左尤肆陵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吳云

下廣記 鞠場宇初構吳云統 作亭字初創此本宇

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

怒既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牛車吳云

作車拽之磨去吳云磨去下廣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為

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方云我心一眼前俗

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詩話云意古今田子莫嫌彈

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

薛羅盧子發收歛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知

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

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方

按始當作如句上當添謂字文義方明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

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

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詫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吳云巴

作巴天巖傑笑曰明月照天下吳云天奈何獨照

巴山耶子發慚吳云慚廣記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

崩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王曰吳云

令至令主曰十二字廣記作請目前取一遠望漁舟不

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云：一

闊尺八巖傑遽飲一器凭欄嘔噦頃臾即席還肇令曰

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吳云空喉下廣記有集二十

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

于逆旅竟不知其所終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

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方云按宏秀集

詩籍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島曰苔覆石床新師

曾占幾春吳云或作吾師去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

忘身吳云一本此句下有原注云焚却坐禪塔院關松

雪房廊露隙塵方云露隙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

賀曰林逋西風急松枝講杪餘瀛吳云杪刻本作法又按

白先生云講杪未詳。方云紀事杪作杪宿疑杪係妙抄竊疑抄係妙字之誤。妙或書作杪故別本訛為鈔耳。

凍鬚亡夜剃方云鬚遺偈病時書方云病地燦焚

身後方云燦堂空著影初方云著此時頻下淚方

紀事作燦曾省到吾廬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

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疎松復曰拋芥

子降顛拂、折楊枝洒醉猩方云紀事猩猩作猩猩廬山瀑布曰

白鳥遠行樹吳云樹刻玉虹孤飲潭皆復出前輩開成

中嘗遊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玠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

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

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因百年後人世更悠悠

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原注云後改云光外更無空玠

與李騰方云李騰舊交騰廉問江西弓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方云忠烈即秀實按舊書秀實字

洲謀潛位秀實奪源休象笏擊之流血遂遇年及強仕

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

益眾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

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復授以八韵一

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
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
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
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為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
韻賦成咸通乾符中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為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書重榮河
中節度使檢校司空燕投贈王曰祇向國門安四海不
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為人多縱陵輒諸從事竟
為正平之禍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常在耳吳云常刻本
作長漁隱蔽
話作溪聲
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

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昏膾吳膾云刻本
膾作鱠非是炙人口温

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方云全唐詩
話郃作郃紀
事仍
作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任濤豫章筠川人詩名早著有露園沙鶴起人卧釣舡
流他皆倣此教舉敗于垂成李常侍薦廉察江西特吳
云
時刻本與放鄉里之後盲俗互有論列薦判曰江西境
內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邑役吳云邑刻本
作邑紀事同不止一
任濤耳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鄰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
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廊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方云
按方云
事紅兒
姓杜者善肉聲吳云廣記作
善為音聲嘗為貳車方云貳車紀
事及廣記皆

作副戎屬意會貳車騁鄰道吳云騁刻本作聘又作以副

副戎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

受所貶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揮吳云揮刻本作及

作及則下便絕句百篇號比紅詩方云按此作揮為是若

有闕文矣絕句百篇方云按此作揮為是若

周緘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詞富賦擅名緘嘗為角觝

賦畧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攬右拏盡是用拳

之手或非方云或非疑作緘善角觝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吳云周繇詩

工八韻有飛卿之風見唐音統義繁

何涓湘南人也業詞嘗為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

同時潘緯者咸通進士第進士第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

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

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

都望幸詩吳云刻本以刺之原注云詩在好復為焚書

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方云祖龍事

龍居祖坑灰未冷關東亂方云關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方云從來紀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為文大中咸通中聲價益籍甚

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襄吳云襄一作湘南返中和中

方云一本客死于維揚

脫中字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初字疑行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吳云刻

本從之腹誌一篇棨尤所推伏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實無與倫咸通末京兆

府解李建州名頻時為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與

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方云紀事張蠟鄭谷字若

愚表州人乾寧李栖遠温憲李昌符方云字巖夢咸通

中為都官郎即謂之十哲方云按十哲而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

詩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方云長紀扶疎萬古同根非生

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方云以還隨袂處空

影高羣木外吳云高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方云青

其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方云紀事作如何當細得

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為首薦喬與俞

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方云因以詩言二

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

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方云即何曾見堯日方

曾紀事相與啜澆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詞賦著名與徐夔不相上

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方云按舊書士族之隄甲工

為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于人佐興元楊守亮

幕方云曾州人本守亮大闢復恭養子方云一本作義

子恪僖宗時用事 乾寧元年伏誅 守亮敗為華帥韓建許州長社人也

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乾寧

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

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勅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

宋文通按五代史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

通光啟二年以皆巨川之謀也唐濟安侯廟二碑云方

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

充黃州節度判官當作華州上至華清宮遣使賜建御

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有彤雲似蓋

以長隨紫氣臨闕而不度子華吟咏吳云咏刻不已因

草一篇與巨川對壘畧曰萬里霧開萬里克諧方云紀

容竊疑是各字克拔靚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力

天祐初方云天祐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駕

迎駕方云按昭宗如鳳翔天復元年辛酉事朱全忠至

三峯單騎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表州新喻人也少為縣吏一旦憤激為文有西漢

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雁聘之累

遷司軍吳云司軍刻司馬御史大夫傳堯象復佐其子

文政方云文政舊為淮帥攻陷吳云刻本作淮師象

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質潤州丹陽人也工為應用教舉敗于垂成李巢在

湖南方云按新書李巢義炎子魏州昌鄭續鎮廣南俱

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闡委未嘗有倦色傳

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方云舊書杜洪鄂州人光啟二年

軍節度使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質命小吏四人各執

紙筆倚馬待製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

志而卒方云按昭宗天祐止甲子一年其年八月為朱

仍用天祐年號計四年全忠復弒之而唐止其後晉岐

淮南俱仍奉唐正朔晉十九年岐二十年淮南十五年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詞賦貢于春官氏凡十上竟

抱至寃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為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

墳典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常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

于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

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為述作號陳子正言

十五卷其詞賦歌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

徵傳聞之復辟為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冲幼聰敏絕倫工為燕許體文

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方云溥彭城人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

凝古詞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

風無何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

因茲減薄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方云莊字端己

後○吳云按全唐詩錄年表哀帝天祐二年宰

相張文蔚中舍封舜卿同奏世謂之孤魂及弟

又按唐書宰相張文蔚奏文人不及弟者十五

人此誤作韋莊又數得十人如孟郊李甘俱

及身得第當是傳寫之謬○方又云按韋莊奏

也為一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為友

貞元十二年方云是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

評方云東野未佐徐幕元和九年甲午鄭餘慶以太子

暴疾卒昌黎貞曜先生墓誌銘可韓文公作東野誌謚

證也此云卒徐州使下廷評非是韓文公作東野誌謚

曰貞曜先生方云按新書郊傳郊年五十得進士賈島

詩曰身歿聲名在方云歿紀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

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舡故人相吊處方

處紀事斜日下寒天原注云莊曰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璿肅邊上從事方云昌黎

晉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吳云製廣名動京華時韓文

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吳云所業漁隱奇之而未知其

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

知之理會有以璿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

吳云請叢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賀就

試一篇吳云賀就刻本作賦一篇承命欣然吳云廣記承

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吳云目高軒過賦高軒

過年非七歲辨曰吳云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鏤壓纒

已見第五卷吳云冬叢話同馬蹄隱耳聲隆吳云耳竹挽入

搖冬瓏吳云冬叢話同馬蹄隱耳聲隆吳云耳竹挽入

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吳云叢無吳云叢文章鉅公

無鉅字叢話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吳云叢

精句接元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貫當中吳云叢

精句接元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貫當中吳云叢

精句接元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貫當中吳云叢

精句接元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貫當中吳云叢

吳云耳叢話亦作隱

十八宿句烟：作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

我今垂翅負冥鴻附吳云負龍語作天他日不羞蛇與龍云

龍廣託同龍廣託同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吳云龍語以上命聯

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

或誇賀不避家諱文公特吳云龍語特著諱辯一篇不

幸未登壯室而卒

皇甫松方云紀事松韓門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矣

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方云按紀事作公

然字或因襄陽大水遂為大水變極言誹謗有夜入真

珠室朝遊瑤瑁宮之句方云宮紀公有愛姬名真珠

李羣玉不知何許人方云按紀事羣玉字文山澧州人

以詩論薦授校詩篇妍麗才力道健咸通中丞相修行

楊公吳云修行里名楊公名收方云按紀事楊遺直

以夏為義其子以照為名收以春為義其子以祝乘為名假

時名嚴以冬為義其子以注涉洞為名皆以文學登第

瑣言照作熒鏘下有鑣字為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

陸龜蒙方云新書龜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

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于姑蘓藏

書萬餘卷詩篇清麗與皮日休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

號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終顏給事堯吳云刻本作

方云紀事為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千餘言畧曰大風

吹海方云大紀海波淪連涵為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

別下齋校本

雪枯枝半折，挺為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
發為子文鏗，鏘香清。武陵深闌川，長晝白。間為子文渺
茫岑寂，承突禽狂。方云禽紀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其去
倏忽。膩若凝脂，軟于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方云融紀
事作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方云滅紀奉同玉上
煙。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方云按舊書趙隱字大隱京兆幼

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為氣酸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

節常將領子弟恣遊狹斜著北里志頗述其事

李甘字餘鼎。方云按舊書甘傳甘長慶末進士擢第長

慶四年。方云是年甲辰及第登科記已注矣。原注云莊云不第誤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方云按舊書庭皓咸通中為徐州從

亦被害見庭筠傳本詞藻亞于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 陸達 傅錫 平曾 賈島 劉稚珪 頌

邵孫。原注云沈珮原注云吳人 頌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

深究內典由是屢為浮圖碑做歐陽率更。方云歐陽詢

臨湘人貞觀初官筆法酷似前人庚子亂後萍梗江浙

間無何有美姬為潤帥周寶奄有。方云按舊書周寶字

巢據宣歙以寶為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蒙不能他去而受其泰養由北

名價減薄甲辰。方云甲辰僖宗淮浙荒亂避地至廣州

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于聾俗以換斗

管之資未幾盡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于財父則為益鍊小吏有子二人

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韵著

稱然隱才雄而麗疎鄴才清而綿緻咸通中崔安潛侍

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

因茲舉事闌珊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為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

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謔凝而已王

大夫原注云名與定係家諱下字同。方云按北亭瑣言云是王龜舊書本傳龜字大年起子咸通十四

年為越州刺史御史大夫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

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于朝請吳子華為表草無何公

盡疾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時人之

口銜冤吳云曰下舊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但恐憤氣

未銷上銜冤吳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

方云宣賜之贈當作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

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敕顯示優

恩俾使已斥吳云斥與升相似而訛也冤人皆需聖

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為

名而名隨之名不為祿而祿從之苟異于是不洎而

洎刻本作洎疑有脫文。方云按洎字上小人之儒也

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已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唐撫言卷第十

唐撫言卷第十一

周後人翊聖

反初及第

劉軻方云按紀事軻字希仁彭城人元和未登進士第卒於洛州刺史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於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吳云廣記高安下無縣南有之字而復求黃老之術隱于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方云按五代史策字少逸河西獻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疑作屠法號藏機梁名內道場為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原注云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謹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受天官復黜

之仍顯揚其過方云揚策後為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方云倚為謀府策極力謀葉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方云名維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卧廬吳云卧襄陽集作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卿吳云卿刻自是卿不求進

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方云紀事謂

之薦名浩然令誦所作浩然乃誦北闕休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北夢瑣言又謂李太白奏薦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

句云二考舊書本傳浩然還襄陽張九齡鎮荊州置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

賈島字閻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

浮豔雖行坐寢食吟咏吳云味刻不輟嘗跨驢張蓋橫

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

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方云求足一聯香不可得不知

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吳云一本劉栖楚吳云

節。方云作節非也考舊書劉栖楚傳改京兆尹被繫推抑豪右甚有鉤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馬被繫

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吳云定日

寒島尤肆侮吳云廣記侮下有慢字上訝之他日有中肯令與一

官謫去乃受吳云廣記乃作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

而卒方云按新書島傳文宗時坐飛語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而卒所叙

與此不同

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

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

尉吳云廣記隨州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裴坦方云按舊書

令狐綯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不言為中書舍人

而其下有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

堂上壓角而坐云則知制誥上或知制誥下當脫却兼中書舍人五字也忸怩含毫久之

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合為責詞何者吳云

作向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吳云竹垞本馬作

云當作長馬謂長史司馬也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

文士詩人爭為詞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

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露命鸚鵡才高

却累身且飲綠醪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云辭雲

思言紀事作思今考舊書輿服志一品綠綬四綵綠

紫黃赤二品三品紫綬三綵紫黃赤四品以下青綬黑

綬即不以黃為綠色六品以下方城若比長沙遠按若

有草帶而去綬矣當作思為是方城若比長沙遠按若

者猶言若箇與那字義近考元和郡縣志潭州長沙郡

西北至上都二千四百四十五里隨州西北至上都一

千四百三里是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

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方云紀事作

辭畧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吳云廣記作凡制近多放

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吳云工廣研

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吳云廣記風格罕及云々

吳云廣記無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

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祐至京師方屬元江夏方云舊書

之河南人長慶二年拜同偃仰內庭上因名問祐之詞

藻上下吳云廣記稹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耻而不

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

吳云廣記作祐以詩自悼畧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

然身更不疑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云

名廉問時表薦之于朝先是試之于使院璘

請書吏十人皆給筆硯璘繕締吳云繕廣捫腹往來口

授十吏筆不停綴吳云綴廣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

而成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吳云廣記援毫而就

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迴颺所卷泥滓沾漬不勝卷舒

吳云刻本作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

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

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

璘對眾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云方當鈞

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

亟命奏吳云奏一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于杯酒

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吳云依卷八別頭及第應作四年日

紀亦作四年十二月王僕射方云名起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

楊嚴鄭朴竇緘奉敕特放楊嚴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

恩自吊詩曰由來梁燕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

謾隨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

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按方云

八二作三花澹作正搖以一人撰述之書而前後不符

若此令譽校者何從着筆耶勞作隨三作二尚無不合

惟春光花澹蕩不若春光正搖蕩之佳蓋謂春光澹蕩

則可謂花澹蕩則於意義殊未熨貼也姑兩存之

張瀆方云舊書武會昌五年方云乙丑陳商下狀元及第

蕩

翰林覆落瀆等八人方云又按武宗紀會昌五年二月

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論以為請託翰林學士白敏中

覆試落張瀆李珣薛忱張覲崔稟王諶劉伯芻等七人

此云八人趙渭南贈瀆吳云贈刻莫向春風試酒杯吳

方云紀本作訛送。謫仙真箇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

到蓬山頂上來方云山紀事作萊又云按是科張瀆

寄宜陽兄弟七律一首結有故里仙

才若相問一春攀得兩重枝之句

以德報怨

裴拍方云按舊書拍字宏中河東聞喜人舉宏詞崔樞

考之落第及拍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

德也

賈泳父脩吳云脩廣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嘗佐武

臣倅晋州昭宗幸蜀三勝裴公時為前主客員外客遊
至郡詠接之傲晚公常簪笏造詠：戎裝一揖曰主公
尚書邀放鷄子勿怪如此倅德而退贊頗銜之後公三
主文柄詠兩舉為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詠潦倒可
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疎

宋人許畫閩人黃遘方云紀事作遘嘗宰滑州衛南與
書聲跡不疎光化三年方云庚申是二人俱近事供近事殊
費解紀事作遘遘諂畫嘗答背矣畫性下急時內翰吳融
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畫知己一旦畫造二君子自
辨肉袒方云肉紀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畫遘其年

俱落

光化中蘓拯與同鄉人吳云刻本陳滌同處拯與考功
蘓郎中璞初叙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
以啟事温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
怒拯聞之蒼黃吳云廣記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
此書應更懽也吳云懽廣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方云按舊書劉崇龜字子長

出為嶺南東道節度使新書方鎮表在乾寧元年無出

鎮浙西事。又云文德僖宗年號止一年次年即昭宗

龍紀元年矣此于文德下有中字不可解然考新書方

鎮表而其時鎮浙西者為薛朗誅李師悅拜無劉子

亦寓于此進士褚載方云載字厚之絨二軸投謁誤以

子長之卷面贄于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方云按矍當作矍蓋用曲臺記聞名心矍之義也載錯愕白以大誤

尋以長牋致謝畧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執持吳云統籤作於持全唐詩話同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貢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

危方云作曉霜天白菊繞堦墀吳云刻本作霜天白菊正離正披莫學漢

臣裁首着方云莫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

思莫學漢臣裁首着方云莫紀還同楚客咏江離方云還同

紀事作郎君官貴施行馬吳云官貴刻本作漸貴東閣無因更重

吳云籍然唐記作籍甚

窺方云更重窺紀事作再得窺。吳云施窺注蘇詩第七卷引此作得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

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

何日者殊不願曙目崔曰吳云廣記目上有第字將來萬全高第

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

當於是時吳云刻本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

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

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絲楊芳草屬何人崔甚

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

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

七年崔自內廷大拜方云按新書宰相年表大順二年正月庚申崔昭緯以兵部侍郎拜

張後於二榜

吳云二刻本

裴公下及第果于崔公下過堂

崔珣

方云珣字夢之登大中進士第以鴛鴦詩得名

佐大魏公

方云名鉉與副車表

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讐校縱舟江許

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善之

方云紀事善之上有心字

而欲振其名

命以乘馬

方云紀事乘馬上有所字

迎珣共賞絕藝珣應召而至公

從容為客請一篇珣方懷怫鬱因以發泄所蓄詩曰

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

終憐得董庭蘭公大慚志

張楚與達奚

方云名珣

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為

能賢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

俗其為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過奸邪其任郎官也則

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翱翔掖

垣其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

手握純鉤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

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

絨藏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葵之咏再興何慰如之幸

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

嚙啗少小不為蘧蔭戚施早生所耻

吳云早刻本作平

故得從

遊君子廁跡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

萬堯公往在臨淄請

方云請當作請

僕為曹掾喜奉顏色得接

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斟酒鬻肉何曾暫忘分若芝

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

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

方云慕當作暮

官資衆識許公榮陽勃

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為榮

方云以上當有脫誤

志氣之

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

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是時

曝書亭本

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

鑣夜還連榻行邁靡：中心搖：及次新鄉同為口號

公先日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荅曰淇水煙波半會春

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

斯可為飲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

酸寒復如屯墮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

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日

吳云刻本

以盡有無卷雖如窮

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

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姬提攜破筐頻來掃除共為

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

時為貧士於焉貫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

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慘袂

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

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

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

公若無怏然不樂黃生未見鄙悖偏形此疇昔之情五

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

為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宸極

宸舊作空盡觀朝儀若在鈞天如臨乎圓此疇昔之情六也
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
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
兼葭咫尺餘光環迴未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
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闈差
池接席倚撫之務仰止彌高方云止舊作山于時賢郎幼年詞
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祈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玉筴方云
是當驟請座主起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
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於此猶有可
論况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
非欲稱揚故為繁冗今公全德之際願交者多昔公未

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
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明非勢利相趨
早為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為京兆掾
其在台衡也用僕為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遭讒
被謗備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方云教當作駁
後緣疎情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慚甘一黜而何贖歷
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闕適越
染瘴纏痾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斑髮難為壯心常
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抑掄佛觀昔
人沉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
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

見稱徐庶以禰衡之後見籍孔融方云籍當作薦如此之流不可稱數方云稱一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頽眊生光剪拂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詞乎即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復恐傍人疎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於他人豈有嫌於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難重爾嘗試大抵如之方云以上當有脫誤或在蒼皇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釁隙廉蔭獨能生覺方云一本蕭朱香不深知備出時談可為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於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於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

任入仕

吳云刻本

三十餘年夫琢玉為器者尚掩微瑕

探木為輪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

津聽望已久

方云聽當作絕

小郡偏州常才為之嗟乎不與其

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

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為然則同時郎官及

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聲華豈無

知己不與年壽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

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即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

不奈吾儕多從鬼錄方云從獨求榮進寔愧無厭向前

借譽於公是謬自頃探釋氏若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

言寵辱何殊喜愠無別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永甘

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暮落始
富終貧范卷簞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黥而貴折臂
猶亨翻覆何定波瀾方云何定二飄颻風雨方云舊本
兩任運推轉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
來往賓客縱橫馬鞍少憩鞍人當倒屣方云當俸祿供
幣蓋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堪也儻少乖阻即起憾詞
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
勞幸有田園在於河內控帶泉石交映林亭密邇太行
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古今子姪五六人薄閑詩
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圍碁別成招隱風來北牖
月出東岑往觀魚時夢蝶唯開一徑懶問四鄰潘

岳于是閑居方云居梁竦由其罷歎方云其行將謝病
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明神是歟遠陳本末之事庶體
行藏之心秋中漸涼唯納休謚出處方異會合無期願
以加飡匪唯長憶不具張楚白

任華兼御史大夫上嚴大夫牋方云武按舊書嚴武字季鷹

為劍南節度使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芸省校書郎

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牋于御史大夫嚴公麾下

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宦情於浮雲擲世事於流水

今者輟魚釣方云魚一作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非求名

非求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

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陵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

淺深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迴

青眼于片時則吳云刻本作親眼疑誤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

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

不敢吳云刻本作敢不成公之美事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

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

以卑辭申之以喜色吳云申刻本作中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

而自愈矣公其善聽之吳云善一作善一何者當今天下有幾

諫之士吳云樂刻本作機咸皆不減於先侍郎矣然失在於倨

闕在於怒方云怒當作怒且易曰方云且當作謙君子卑以

自牧論語曰方云論本誤作復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頃

者似不務此道非惟吳云惟字刻本無恐乘于君子亦應招怒

於時人禍患之機怨讐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技戟相撞

哉吳云刻本無哉字其亦在於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

以孫秀獲罪嵇叔夜為鍾會所圖古來此類盖非一也

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為深誠乎必能遇則誠於倨

撫下則宏以恕是可以吳云刻本無是字長守富貴而無憂危

公成人之美方云按成人上公字誤當是溢字用孝經語也否則或云字在此而已

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

唯命明日當拂衣去矣不知其他

華與庾中丞書方云名準按舊書庾準常州人以門蔭入仕眠於宰相王縉累官至御史中丞

終尚書左丞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昨遷拜中

憲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

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衮相期
眾君子聞之當仁矣華頃陪吳云刻本李太僕詣闕庭
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為卓絕負寃已久何不奏
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繁而
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
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况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
吳云刻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
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
為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濟物之心
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
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

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於公其留意焉不
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方云名濟中丞閣下僕常以為受人恩
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
無何建母喪家貧假貸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馬方云史記朱建傳韋昭注
衣服曰稅當為襪云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
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
以曾往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亡吳
云
亡一本之門固不易耳僕到京輦常以孤介自處終不
誤作立能吳云終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
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耳吳云刻本朱誤作未耳
下有一字方云試當

誠作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于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為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云方刻字于于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為壽僕終不顧况宵策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方云開當作問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吳云濟一本誤作齊必能輟於已方可以成濟物之道吳云刻本公乃曰分減豈有吳云諸本皆無輟已之義脫物字我豈有輟已之義况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

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為閑事耶此即字當作耳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方云取字下疑脫一類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方云名至按舊書賈至永泰五年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為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方云張廷尉俯倭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

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

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
以報者欲洗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
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方云此句當脫一字
意者耻從賣醪博徒遊乎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
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者
有甓者耻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
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
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甓者因吳云因刻本作謂君為
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人頭造甓者
門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况有請
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于是乎解體僕

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

方云吳郡人終

上何都督書

原注云履光。吳云刻本注字脫去

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

云君公垂責以為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

妄說人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

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

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

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

放、善行者為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

者則賤吳云刻本貴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為苟容

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

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
殊不知君公以凡徒見待吳云刻本公君公聞叔向乎
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為晉國之望
張良婦人也而懦次之華且君公不禮方云上文蕭曹
為刀筆吏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
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
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朱灣方云按紀事灣為李勉承平從事高仲武云灣率
履貞素放情江湖郡國交辟潛耀不起有唐之高

也別湖州崔使君書方云使灣聞蓬萊之山藏方云藏
於字刻本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

到驪龍之珠潛於廣混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

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

凡載詣執事方云紀事詣三趨戟門、人謂某曰子私

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是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

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况

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

吳云食刻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

之粟轉貴寔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

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方

紀事退作還
白下有也字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為謫言

之危人不以為訐盖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

未有如夫子吳云原本之聖者儒有用言干進幾乎若
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撫言卷第十一

